

羊脂球

[法国] 莫泊桑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译者序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1880—1890），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像是一颗流星在文坛上痛苦地一闪而过，然而这颗流星所放射出来的光彩却是那样的耀眼。长期以来莫泊桑备受中国读者的青睐，其根本原因在于莫泊桑的精神风貌与中国文人的传统风范暗合。莫泊桑短篇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传神的细节描写和典型的形象塑造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人生，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莫泊桑这位破落贵族出身的作家，在短短的四十三岁的人生生涯中，典型地体现出了一中西方世界特有的疯狂。追求生活刺激、喜欢情场冒险、不顾社会世俗、坚持我行我素，莫泊桑的放浪形骸使喜好风流的法国社会也为之哗然。面对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法兰西，莫泊桑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一切政治组织他一律不参加，哪怕是对中小资产阶级温和的“共济会”也是如此。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军阵前，他不想成为任何一方的士卒，而是想成为“另一个中间的阶级”，一种特殊含义的“贵族”。尽管他也有憎恨上层阶级、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民主思想的一面，但是他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明显。

莫泊桑极端自由放达的风度会令我们不由自主想起中国文人的风流，特别是魏晋风度。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究》中说：“魏晋士人那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几乎成了以后文人们特殊的理想追求。”阮籍、嵇康等人以极端的行为方式享受生活，不与世俗政权合作，对后世中国士人精神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任诞和放达乃是魏晋士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老庄哲学的影响下全身远祸的一种方式，表面上通脱与放达，内心深处却是悲哀和忧愁。莫泊桑风度



与中国魏晋风度有表面上的类似，实际内涵却大不相同，莫泊桑风度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特别是法国中世纪的骑士浪漫主义文学对法国影响很大，莫泊桑风度就是法国中世纪骑士浪漫主义精神遗风的典型体现。

莫泊桑重视对生活的观察，更重视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特点的研究。莫泊桑正是在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的基础上来展开情节、进行细节描写的。他的小说细节描写大多具有典型性。例如他的成名作《羊脂球》中的一车人，从午前四点半直到午后三点钟没吃一点东西，又冷又饿。羊脂球迟疑半天才拿出了自己准备的丰盛的食品，这一细节细致地刻划出羊脂球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不好意思独自饮食；另一方面担心这群饥渴难忍的上等人是否会接受自己这个被他们视为“卖淫妇”的人的食品。作者详细地叙述了她所带的食物，使得几位贵族饿得像是在受刑一般，以至于厂长夫人最后昏倒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怕失体面的贵族们接受了羊脂球的邀请，把她三天的食粮吃了个精光。这些细节真实、具体生动地表现了羊脂球慷慨大方、关心他人的品格以及自惭形秽的心理；讥笑和鞭挞了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卑鄙自私、贪婪虚伪。那九个人的行为反衬了羊脂球，羊脂球也反衬了他们。小车厢就是个大社会，作者在《羊脂球》中浓缩了法国各阶层的人物，“巧妙地把整个上层社会及其附庸都装进了这辆马车，让各个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充分表演。”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敌人面前表现得那样的畏缩，为了自己的利益一起去围攻羊脂球；而被斥为不知羞耻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却不肯为敌人服务，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日常为人所不齿的小人物美好、纯洁的心灵，还有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内心深处的卑鄙和污秽，他们竟还没有一个妓女更爱自己的国家！孙席珍说：“法国是完全被战胜了，但作战回来的二十一岁的青年莫泊桑，却独独获得了胜利。他在战争中不曾获得半杆枪枝，也不曾捉住一个俘虏，更不曾替国家夺得尺寸土地；他唯一的战利品和功绩，便是因此创造了许多篇小说。”普法战争的亲身经历使莫泊桑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和思想基础。

莫泊桑的小说中还涉及到了人性异化的悲哀。莫泊桑笔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金钱为人所追求、渴望和珍爱，这些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现金交易关系”，因此人的心灵也被金钱异化，青春、亲情、美德在金钱面前纷纷凋落，人性被扭曲。《项链》中的玛蒂尔德为自己一夜的虚荣付出了十年青春的代价，在这含泪的笑中有一种沉痛的悲哀——金钱毁灭了青春，人的价值丧失了，人在金钱面前是那么软弱！《我的叔叔于勒》更是揭示了在那个以金钱为中心的世界中，亲情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冷酷、自私的悲哀。《魔鬼》中邦唐大妈就要死了，而她的儿子吝啬得不肯多出点儿钱请看护人看护自己的母亲；而在看护人的眼中，一法郎的钱要远远高于病人的生命，最后竟以狠毒的手段假装魔鬼把那个垂死的人吓死了！这哪里还有人性，他们眼里只有金钱！正因如此，题目才以《魔鬼》定名，作者在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的魔鬼，什么样的魔鬼才最可怕！

当然莫泊桑的作品对于爱情婚姻的苦涩也进行了描写。作者极力赞美那种始终不渝的坚贞爱情，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同时作者也鞭挞了对爱情的不忠和玩弄。《修软垫椅的女人》中那个女匠人出身微贱却甘愿为心上人牺牲，而那个男人则心安理得地利用她的资财发家致富。《首饰》中的丈夫为了财产却甘愿戴上了一顶绿帽子，爱情的纯洁和婚姻的神圣竟被如此的玷污，当然这些苦涩的背后也是金钱在作怪。

读莫泊桑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是抱着批判的态度。他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典型形象的刻划，具体而生动地、真实而本质地再现社会生活，在或喜或悲的结局后面都能引起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己的反思，使人性得到升华，使人心更加纯洁。最后我们还是以列夫·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言》中的话来作结吧：“如果他注定不是死于新生的痛苦里，而是诞生了，那么，他大约会贡献出伟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来，但就是他在新生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也就不少了。为了他给予我们的一切，让我们感谢这位有魄力的正直的人。”



目 录

羊脂球.....	(1)
西蒙的爸爸	(40)
小步舞	(50)
修软垫椅的女人	(55)
圣骨	(63)
皮埃罗	(69)
月光	(76)
狼	(82)
两个朋友	(89)
米隆老爹	(97)
绳子.....	(104)
骑马.....	(112)
首饰.....	(120)
我的叔叔于勒.....	(128)
奥尔唐斯王后.....	(137)
圣米歇尔山的传说.....	(145)
在海上.....	(150)
马蒂娜.....	(156)
幸福.....	(163)
俘虏.....	(170)
保护人.....	(182)
小酒桶.....	(188)
一个乞丐.....	(195)



真实的故事·····	(201)
托万·····	(207)
洗礼·····	(218)
被遗弃的人·····	(224)
珍珠小姐·····	(234)
帕里斯太太·····	(251)
朱莉·罗曼·····	(259)
魔鬼·····	(268)
戴假面具的人·····	(277)
布瓦泰尔·····	(285)
奥托父子·····	(293)
项链·····	(307)
残废人·····	(317)



羊脂球

接连几天，城里都有三三两两被打败的部队经过。其实这已算不上什么部队，因为他们是被打得乱七八糟临时结合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力气，留着脏而且长的大胡子，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既没有军旗，也没有团帜。他们的大脑已不再运转，没有思想，更不用说克敌的决心，所有的人好像都劳累至极，毫无生气，走路完全是出于习惯性动作，如果这种机械动作停下来，他们马上就会瘫倒在地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士兵中间，有些人此前有稳定的收入，他们只希望平平安安的过上安定的生活，而现在腰上却背着沉重的枪支。还有一些国民别动队员，他们年富力强，在慌乱中会不知所措，但兴奋起来又有狂热的激情，他们有随时进攻的准备，也有随时做逃兵的心理。这些乌合之众中还有一帮人，他们穿红色裤子，是正规部队中的士兵，是在一次大的战斗中被击溃的某师的残兵；还有一些穿深颜色制服的炮兵，他们也和各种步兵编在一起；与迈步比较轻盈的步兵一块儿走的还有几个特别显眼的龙骑兵，他们戴的头盔闪闪发亮，但步伐却异常的沉重，几乎是举步维艰。

有几批看上去像土匪一样的游击队也从这里经过，别看其貌不扬，他们都有着光荣称号，什么“报仇雪耻”队、“墓中公民”队、“共赴死亡”队。

这些游击队的队长是由于他们有钱又有长胡子而当上军官的，别看现在他们是应征的军人，从前他们有的做呢绒生意或买卖粮食的生意，有的是油脂商或肥皂商。他们简直武装到了牙齿，穿着法兰绒的制服，戴着饰带，说话声音又高又大；制定着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而且自我吹嘘的说他们才是支撑濒临灭亡的法兰西的中坚柱石。但是有时候他们



也畏惧自己的部下，因为这些部下虽然时常表现得很勇敢，但也掠夺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完全是一群作恶多端的混蛋。

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驻鲁昂了。

一连两个月，国民自卫军一直都在不远的小树林里小心谨慎地偷窥敌人的动静，有时还免不了错杀自己的哨兵。如果发现动静，或许只是一只兔子在草丛中动一下，他们就要准备作战。现在他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家里，不久前他们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国道上的人的那些杀人武器，连同枪弹和军装，全都被他们扔得无影无踪了。

终于，最后一批法国部队跨过了塞纳河，经过圣塞韦尔和阿戛尔镇，前往奥德梅尔桥方向前进。将军心灰意冷地走在队伍的最后，他手下全是残兵败将，他已没有什么办法去应付当前的局势。一个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民族突然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这种事情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正是将军不知所措的原因。他左右两边有两个副官陪他徒步走着。

城市被一片死寂覆盖着，人们都以忐忑不安的心境静静地等待着。许多肥头大耳、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的做生意的老板也在焦急地等着他们的队伍凯旋归来，还有一些令他们焦虑不安的事情是，他们的烤肉铁杆或厨刀会被以武器论处。

生活好像停止了；所有的店铺都不营业，街道也一片死寂。仿佛被这种沉寂吓坏了，偶尔有个人出来也总是急急慌慌溜着墙根儿走，转眼就不见了。

这样心绪不宁的等待反而使人们盼望着敌人早点到来。

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几个来历不明的普鲁士的枪骑兵从城市里迅速经过。过了一段时间，一大片人马黑鸦鸦的从圣卡特里纳山坡上下来了，另外，达尔纳塔尔和布瓦吉奥姆两条大路上也有两大股侵略者出现。在市政府大厦前的广场上，这三个部队的先头部队会合了，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赶到那里的。接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整齐步伐踏着路上的石板“踏踏”作响，那是一营又一营的德国军队从附近的道路上包抄过来了。



房屋好像没有人住一样沉寂，一些陌生的、喉音浓重的喊口令的声音从附近传出。这时候一双双眼睛都躲在关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偷窥着这些战胜者。“战时法”规定，他们是城市的主宰，人们的生命和财物由他们支配。市民们都吓得魂不附体，好像遇到可怕的洪水灾害和灭绝人类的大地震一样，只得躲到阴暗死寂的房间内。对于当前的状况，哪怕绝顶聪明的智慧和力量也无用武之地。当一种残暴的、不可理喻的暴力征服了人们赖以保护自己的法律和自然法则的时候，人们就会缺乏安全感，就像现在，现存的秩序都被推翻否定，那种感觉就笼罩在人们心头。地震会把当地的居民全都压死在塌陷的房屋底下，江河泛滥能把农民、牛等生物淹死，甚至会把他们的尸体和屋梁一起冲走；同样这些打了胜仗的人也雄霸一方，他们任意杀戮那些反抗的人们，把俘获的奴隶带走，挥舞着大军刀放肆的劫掠，用炮声向天主谢恩。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永恒的正义女神的敬仰和信任，也无法让我们再像人们平时教导我们的那样，去相信人类有理性，相信天主会保佑求助它的人。

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些小分队在敲门，随后跟着主人进入屋内。战败者对战胜者必须表现得毕恭毕敬、温柔顺从，像履行义务一样。这些战胜者开始了入侵后的占领行动。

过了些日子，一种新的平静取代了人们最初的畏惧。在很多人家的餐桌旁都有了普鲁士军官。有些有教养的军官也很有礼貌，并且同情法国的遭遇，说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参加了这场战争。对这种同情，人们当然很感谢，再说人们还幻想在将来哪一天会得到他们的保护；况且如果把他们招待好了，或许还能少供养几个士兵呢。一切事情都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又为什么要得罪他们呢？与他们作对，不但不是勇敢的行为反而是莽撞。当年勇敢的鲁昂市民保护鲁昂的壮举使这座城市名扬四海，可惜这种事情已经成为历史，鲁昂人不会再采取这种鲁莽的行动。最后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在家中谦恭的待客是作为法国人应有的礼貌，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只要在公众场合不与异国军人亲近就行。在外面，人们好像与德国军官素不相识，但



在家里却与他们处得一团和气，每天晚上在主人家的壁炉前，德国人烤火的时间越来越长。

鲁昂市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旧貌，只是法国人仍很少出来，相反到处都可见到普鲁士的士兵。穿着蓝色轻骑兵军装的军官拿的杀人武器又大又长，他们在大街上耀武扬威、飞扬拔扈。但是他们对一般市民的蔑视态度与去年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相比，也并不是更加严厉。

不过总有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异样的东西弥漫在空气中，这是一种微妙的、从来不曾有过的东西，好像是一种气味扩散开来。其实这就是被侵略的感觉，这种阴云覆盖在每家各户和公共场所，改变着人们饮食的口味，人们好像寄居在偏僻、荒蛮而又没有人身安全的部落里。

居民们对于胜利者无止境地勒索财物的欲望总是设法满足，幸亏他们都还比较富裕。但越有钱就越小气的诺曼底商人即使做出哪怕一点点的牺牲也会痛心不已，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辛苦钱落入别人的腰包。

与此同时，在靠近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萨尔——也就是城外沿河流两三法里的地方，经常会有穿着制服、被水浸得肿胀的德国人的死尸被出海的船民和渔夫打捞出来。这些死人中有的被刀砍死或脚踢死的，也有被石头当头一下砸死或从桥上被人推入河中淹死的。这种暗地里进行的野蛮而又大快人心的报复活动被河底的淤泥掩盖了起来，这些无名英雄暗中的反抗和打击比光明正大的战斗更加危险，但是却不能被大张旗鼓的授予荣誉和称号，只能悄无声息的隐匿自己。

对侵略者的愤恨激励着一些勇敢的人作好了为自己的信念随时牺牲的准备。

以后的日子，侵略者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让全城的人都无条件遵守，但是人们以前听说的侵略军胜利攻城时所犯的滔天罪行并没有在这里上演，人们又有些大胆了。当地那些做生意的又暗地里准备着重重新开张。在被法军侵占的勒阿弗尔港，有几个人进行了很大的投资，他们计划从陆路出发到迪耶普，接着再从海上乘船到勒阿弗尔港。



最终他们凭借认识的几个德国军官的关系，在总司令那里得到了一张出境的通行证。

车主家里有十几个人都在那里报名，这次旅行他们准备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为了避免很多人来观看，大家一致决定在星期二早晨趁天不亮时动身。

连日来，由于天气寒冷，地面已经冻得很坚硬。就在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左右，从北方来的一大片乌云又导致天空降下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停下来。

早上四点半，旅客们就在他们准备上车的地方——诺曼底大旅社的院子里集合了。

这些旅客们都还未睡醒，用毯子裹着直打寒颤的身体。天还很黑，大家谁也看不清谁。每个人都穿着很厚很臃肿的棉衣，乍一看个个都像穿教士长袍的富态神甫。慢慢地有两个人认清了对方，还有一个人也凑上去和他们一起交谈。只听一个人说：“我把我的老婆也一起带走。”另两个说“我也一样”，“我也是”。第一个人接着说：“我们大概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继续向勒阿弗尔方向前进，我们就去英国。”三个人的脾气性格都很相投，他们好像心有灵犀，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一直没有人来套车。忽然有个提着盏小马灯的车夫从一个黑漆漆的门里走出来，转眼又进入到另外一扇门里了。接着屋子里传出了男子叱骂牲口的声音，马蹄踏地的声音，因为地上铺满了做厩肥的干草，所以马蹄声也不大。人搬动马具发出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这种声音不久就随着马身体的晃动变成了清脆悦耳的、有节奏的铃铛乐章。铃声时而快时而慢，有时突然停止，一会儿又会剧烈的响起来，铃声中还夹杂着沉浊的马的铁蹄踏地的声音。

突然门被关上了，一切声音都停止了。这几个大商人都冻僵了似的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再说。

扬扬洒洒的雪片闪着光向地面飘落下来。一切东西仿佛都覆盖了一层冰冷的白纱，一切事物的外形都模糊不清。这个城市仿佛被严冬封冻了一样死寂无声，除了雪花飘落时那似有似无、隐隐约约、无法形容的



窸窣声以外，其他声音一点儿也没有。不过如果说这是一种声音不如说这是某种感觉更合适。这些又细又轻的颗粒混合在一起好像填充了整个空间，弥漫了整个世界。

马车夫又出来了。他一手提着个小马灯，一手牵着匹马，这四匹马垂着脑袋，好像不愿意出来的样子。他把马拉到车辕前边，为它套上缰绳；由于他一手举着马灯，所以只能用一只手来套车，他前后左右围着马转了好几圈才系牢了那些鞍具。当他要回去牵第二匹马时，他看到了僵在那里浑身上下被雪覆盖着像雪人一样的旅客们。他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先上车呢？至少车可以挡住风雪。”

可能他们没有想到可以上车，听到这话便跑了过去。那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妻子先安顿在车厢的最里边，接着自己也上了车；其他几个遮头盖脸分不出彼此的人也都纷纷登上了车，挨着他们坐在最后的座位上，他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车厢里，大家都把脚伸到地板上铺的麦秸里面取暖。最里边坐着的几个太太都带着小铜手炉，这种手炉是以化学炭作为燃料；她们点燃了化学炭，并且小声述说着这种手炉的种种好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都在翻来复去的说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早就知道这些优点。

终于，马车装备好了，不是原来的四匹马而是六匹。因为车上人多，路又不好走，行走起来很困难，所以临时增添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道：“所有人都上车了吗？”车里有人回答说：“都上来了。”于是马车就开始上路了。

马车一点一点地向前行进，走得很慢很慢。车轮在深雪里前进，发出咯吱咯吱地声响，整个车厢好像在痛苦地呻吟着。六匹马气喘吁吁，一步一滑，周身都冒着热汗。车夫手里拿着一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他不停地挥动着那长蛇一样的鞭子，时而蜷缩，时而伸展，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有时候冷不防抽在一匹马浑圆的屁股上，那马就猛的往前冲一下。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亮了起来，像棉花一样轻舞的雪——车厢里有一个鲁昂当地人把雪花比作棉花雨——已经停了。透过又厚又浓的乌云



层射下来的太阳光虽然很暗淡，却也给白皑皑的原野增添了光彩，显得更加耀眼夺目；路边的田野里一会儿出现一排挂满了冰凌的大树，一会儿冒出一座屋顶积了厚厚一层雪的茅屋。

车厢里，借着这昏暗的光大家都好奇地彼此打量着。

车厢最里面的位置是最舒服的，那儿坐着的是大桥街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卢瓦佐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面对面坐在那儿打瞌睡。

卢瓦佐先生以前给一个商店当伙计，东家的生意因经营不善倒闭后，他就接下了这家店，后来竟扭亏为盈。他经常以极低的价钱把质量很不好的葡萄酒出售给乡下那些零售酒业的商人，在熟人和朋友的眼中，他是狡猾的大骗子，是典型的诺曼底人，表面上乐善好施，肚子里全都是阴谋诡计。

他骗人的声誉可谓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省政府有一天开晚会，本地的一位名人图尔内尔先生——他是一位寓言家和歌谣作家，他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细腻——就提议做一个“鸟儿飞”的小游戏，给现场犯困的太太们提提精神。这样一语双关，“鸟儿飞”这一词的新含义从省长的客厅传到了全城的沙龙，整整一个月，这个词都在人们口头传唱，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咧开大嘴开怀大笑。

他喜欢和人开各种玩笑——善意的和恶意的，这种恶作剧也是他成为尽人皆知的名人的原因。因此只要谈到他，无论是谁，大家都会马上附加上一句话：“这个人真是个活宝。”

他个子不高，却凸出来一个圆鼓鼓的肚子，像一个球扣在上面，红彤彤的脸上长满了花白的大胡子。

但是他的太太却个子高大，身体健壮，干起活来干脆利落，说话的声音很大，办事坚决果断，从不丢三落四，店里的一切经营活动都靠她来打理。正是凭借妻子的这种精力充沛马不停蹄的经营，他的小店才日益兴隆。

在他们旁边坐的是卡雷——拉马东先生，他显得神气十足，显然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的人。这可不是个一般的家伙，他是三家纺织厂的主人，在棉织界可是赫赫有名；他曾荣获法国四级荣誉勋章，又是省议会



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都是较温和的反对派的领导人物，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唯一的目的是用“钝头武器”进攻另一方，然后与对方和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酬金。卡雷——拉马东太太一直以来都是鲁昂驻军中出身显贵的那些军官们得以慰藉的女人，她比她的丈夫要娇小得多。

她和她的丈夫面对面坐着，用皮大衣紧裹着身子，看上去娇小玲珑，美丽可人；她好像看着这种简陋拥挤的车厢很难受的样子。

他俩旁边坐着诺曼底省历史最悠久、最高尚的姓氏之一的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伯爵是个老绅士，他气宇轩昂，加上他精心打扮，显得和亨利四世有些相似。他们家族还有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传说，那就是亨利四世曾和布雷维尔家族的一个女子有私情并因此而怀上了龙胎，所以她的丈夫被封了伯爵，当上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与卡雷——拉马东一样是省议会的议员，是全省奥尔良派的领导。至于他为什么娶了南特市一个小船主的女儿做太太，这件事却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伯爵夫人却落落大方，举止端庄娴雅，颇有贵族小姐的气质，甚至有人说路易·菲利浦的一位王子曾对她痴迷过，所以贵族阶层对她也很有友好。她家的客厅是全省唯一能保持古老的高雅格调的地方，在当地一直无与伦比，想要进入她的沙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布雷维尔的家产全是不动产，有人说他每年都有五十万法郎之多的收入。

这辆旅行车的主力军就是这六个人。他们都有稳定的收入，无后顾之忧，是属于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全都是宗教教徒，尊崇社会道德，是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

伯爵夫人旁边坐着两个修女，鬼使神差般的安排，使这三个女人坐到了同一条板凳上。这两个修女一边拨动着长长的念珠，一边还口中念诵着《圣父经》和《圣母经》，他们中那个年纪大点儿的修女的脸好像被霰弹扫射过一样，那坑坑洼洼的麻点点缀的脸像是劫后的战场。另一个身材单薄，面容娇好，但前胸平得就像癆病病人一样，显然那让人痴



迷殉身、趋之若鹜的宗教信仰没有放过这个羸弱病态的殉道者。

这两个修女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那个男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民主党人科尔尼代，他被那些有地位的人视为危险分子。他长着一脸红棕色的大胡子，二十多年来，在所有有民主倾向的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他在那里喝大杯啤酒。他的父亲是从前的糖果商，留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可惜都被他和他的哥们儿朋友喝得一干二净，他傻傻地等待着共和国的诞生能给他一个体面的职位，至少得对得起他为革命而豪饮的这些饮料吧。九月四日，或许是有人故意想捉弄他，他认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省长了，但当他走马上任的时候，办公室里那些部下全都不听他这个办公室唯一主人的指挥，这使他被迫退出。但是他确实是古道热肠的人，与人为乐从不和别人计较。他曾经非常热心地参与鲁昂防御事宜的筹办策划，让人在原野上挖了许多陷阱，把邻近一片森林里的小树全部砍掉，并在道路上设下了种种机关，等待着敌人的来临。他认为这些都万无一失，就很满足地往城里来了。他现在想的是他在勒阿弗尔会有更大的作为，因为马上就必须在那里建构新的防御工事了。

那个女的是被大家叫做卖淫妇的人，她发育成熟的早并且体态丰满，于是大家送给他一个与之相符的绰号——“羊脂球”。她身材小巧玲珑，浑身上下胖乎乎的，胖得几乎能溢出油脂来；手指也滚圆滚圆的，好像打着节串成的腊肠，只是在关节处紧皱一下。她的皮肤紧绷，很有弹性和光泽，高耸着的胸脯更是丰满坚挺，像两座耸立的小山。尽管很胖，她仍然很招人喜欢，到处被人追逐，那赏心悦目的光泽确实让人垂涎欲滴，她那红润的脸蛋像鲜嫩的苹果一样诱人，又像是一朵欲开还羞的芍药花；两只迷人的闪亮的眸子忽闪忽闪的，眼睛周围一圈又密又长的睫毛倒影在清澈如水的眼里；脸的下方是丰润迷人的唇，天生性感，仿佛是专为接吻而长的，一排贝齿在小嘴里白得发光。

听说她还有许多极为引人的优点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她马上成了那几个正派女人议论的对象，因为被识破了身份，“婊子”、“公众的耻辱”等议论声越来越大，使得她不得不抬起了头。这时

她把勇敢的、像利剑般的眼光射向了这些同行者，顿时车厢里鸦雀无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不敢正视她。卢瓦佐是个例外，他仍然用很轻浮的眼色审视着她。

然而不久，这三位太太又重新开始了她们的谈话，由于面前这个卖淫妇的缘故，她们突然变成了好朋友，并且是亲密到了间不容发的程度。似乎她们觉得她们应该联合起来，在这个不知廉耻的娼妓面前显示一下她们做正经人的妻子的威严，因为公认的婚姻总是要比淫荡的私情纯洁得多。

那三个男人也有同样的表现，在科尔尼代面前，他们显出保守派的本来面貌，彼此的心理距离也拉近了不少。他们谈论着各个人的财产，那口吻像是对眼前的穷人表示鄙视，于贝尔伯爵说普鲁士人的入侵使他的牲畜被哄抢、庄稼欠收，以至他的收入受损，但他说话的口气却满不在乎，好像这些损失对他这位富得流油的大领主来说根本无所谓，顶多让他在这一年里拮据一点罢了。卡雷——拉马东先生的棉纺织厂也受到了冲击，他庆幸自己事先作了防备，把六十万法郎寄到了英国，这些钱要随形势的需要而灵活使用。还有那个卢瓦佐，他也早早作了准备。法国军需部门买了他存在地窖中的所有普通葡萄酒，也因此给了他一大笔钱，他到勒阿弗尔去就是想落实这笔巨款的。

这三个人谈得非常投机，不断地用目光传递着友好的讯息。虽然他们各自的状况很不一样，但是在钱这方面他们却志趣相合，这使他们像兄弟一样的亲近；由于他们都是富人行列的一分子，裤袋中的钱币经常叮叮当当的响。

马车前进的速度实在太慢。到了上午十点的时候，走的路程还不到四法里。遇到上坡路时人们还得下车步行，男人们已经下车三次了。原计划中午赶到托特吃饭，照这样的速度，天黑前也不可能到达那儿。旅客们开始着急起来，每个人都在留意路边，希望能看到一家小餐馆，谁知这时马车又被积雪卡住，用了两个小时才排除了障碍物。

大家都饿得眼冒金星，肚子咕咕的叫，但一路上没有看到一片小餐馆或小酒店，普鲁士人的一天天逼近和饥慌的法国残军陆续经过，把所